

高原上的站立与感恩

——品味张万平《我站立的地方是高原》

文 | 王旭宏

校与太钢分离多年，已是某中学副校长的他在介绍中却着重提到了自己是“太钢作协会员”，其中深意令人触怀。文如其人，诗如其人。

我不是诗人，不能从诗人的角度品诗，自然也不能站在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去读诗。庆幸的是从事摄影十几年，自认为可以从摄影的角度去品诗。因为隔行如隔山，但不隔理，理是通的。我始终认为文学艺术根基是相通的。

一个好的摄影者，必须降低姿态，善于用心灵之光去捕捉生活的意象，而诗人也是如此。意象是有寓意的形象和境界，是处于抽象和具象之间主客观的统一。《我站立的地方是高原》是诗集中的一首诗，但其寓意却统领全书。读完《我站立的地方是高原》，我一直在想，万平兄心中的高原是什么样子的？他赋予高原的意象是什么？

在他的《自序》中，他的高原是莽莽苍苍、五彩斑斓的黄土，是“活生生的大海”，是或明或暗、饱含着智慧和情感的山水，是具象和抽象间丰富多彩、令人敬畏、时不我待又似乎平淡如水的的生活。诗人的高原是平凡的，平凡到每个人都有，但能在高原上站立的，仿佛又只有诗人。诗人对高原是敬畏的，是感恩的；高原在诗人的心中是神圣的，以至于“面对堆起来的黄土堆，恭敬地跪着，深深地叩头，以头抢地”。把“全部的情感交给高原，交给生命的大海”是诗人的一种从容和豁达，是经历之后，对人生的顿悟。“凝重的表情”和“辽远的思绪”，与其说是一个推拉镜头，不如说是诗人对生活的决心和态度。诗人的高原既是黄土高原，又是纳木错，诗人在此学步、跌倒，迷茫、彷徨，而又从中吸取营养，强体健身，毅然站立。是高原成就了诗人。“没有人哭

泣，但我眼含泪水”是一种感恩，也是一种清醒。

摄影是瞬间艺术，好的摄影作品的拍摄，即是从“物象——意象——影像”的过程，通俗的表达就是“眼到——心到——手到”。捕捉这个瞬间很短暂，但能达到较高的境界，过程则是漫长的。这不仅取决于摄影者思想理论素养和价值判断，还需要坚持实践，长期培养观察力、想象力与创造力。诗人亦然，捕捉意象到成诗如同拍摄，集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为一体而形成的意象如在瞬间感悟中按下快门，但其过程也不是一挥而就的，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文精神”，可以说这是影像和诗意的灵魂。诗人近40年的坚持，精心“打造”的这本诗集，从“我”的角度，在敏锐的思考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渗透着深深的人文精神和悲怜情怀。在他的境界里，真汉子是站着生死，“生是英雄，死亦英雄”的胡杨；“雁门关坍塌的关楼，无奈中挺起古老的威严”；“把山读成黄河，把黄河读成山”是一种豪迈；“让淅淅沥沥的雨洒在身上，洒在头上，往身体深处渗”是一种久经洗礼后的洒脱；“聆听钢铁”洋溢着“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超然……

摄影通过影调和画面来传达情感。诗咏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句引自《毛诗序》里的话，被诗人印在仅有70多字的作者简介里，我想这是万平兄这么多年写诗一直坚持和秉承的原则。诗歌的基本形态不是故事，而是诗人对事物的感悟和抒情。在他的诗里，直抒胸臆居多，奋斗与挣扎、欣喜与忧伤、感慨与顿悟、隐忍与悲凉都在字句中，都在意象里，读

品之意韵悠长。

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大师约翰·伯格在他的《观看之道》中指出：“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我们不单单注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视线总是在忙碌，总是在移动，总是将事物置于围绕它的事物链中，构造出呈现于我们面前者，亦即我们之所见。”从这个意义讲，摄影和诗作所形成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不期然的拍摄和看见，更多的是摄影师和诗人自觉意识的结果。能够不动声色地把观察通过眼球，引入自己的身体，形成灵与肉的共振。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

“这里没有雨 只有风/就是磕破头也难求一丝雨/这里没有土 只有沙石/掘地三尺还是沙石/这里没有云 只有烈日/日复一日 烤干每一滴脆弱的血/这里没有情爱 只有生死/生是英雄死亦英雄……信念深深扎进地心/亘古的力量从蛮荒岁月伸出/直指苍穹 旗帜一样/用绿叶呼唤远去的嘶鸣/灾难的风暴一次次袭来/它一次次揉碎 踩在脚下/专横与偏见把它的树干扭曲/甚至摧折它的骨肉/它只把伤口处的苦泪默默记入年轮/枯枯荣荣起起落落 一任平生/它从风声里听出来瀚海的波涛/它看到了昆仑山顶盘旋的鹰/当它把千年的孤独和寂寞/思考成金色的叶子 发布于晚秋/满树的富丽堂皇与天地争辉……诗人的这首《胡杨》在灵与肉的共振中展示的又岂止是立在那里的胡杨？

《我站立的地方是高原》是诗人精心精细之作。生活中不能没有诗，而诗人是上帝安排在人间的传令官。衷心祝愿万平兄再出好作品！



万平兄年长我10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我们最初的相识是在30年前，那时我是一名即将参加工作的学生。之所以相识，是因为我们都属于当时太钢的“文青”。那时的“太钢文学协会”和“太钢诗社”组织活动颇多，我是文学协会会员，业余喜欢写小说，而他是诗社成员，业余主攻诗歌。当时只知道他是太钢某中学的老师，教的是语文，并没有过多的交往。

我到太钢日报社工作后，偶尔与他有过接触也是采访、拍片一类的，那时候我心中的文学梦已渐行渐远，到现在几乎没有写过几篇满意的文学作品。2019年7月的一天，他找到我，说准备出诗集，让我帮他拍张照片。我当时心里一振：这么多年他还坚持用心写诗？！

2020年6月5日，当拿到他的那本印着我拍摄的照片、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足有236个页码、设计新颖装订精致的《我站立的地方是高原》后，我再一次被一个小小的细节震撼了。书的封面上那张他的一寸大小的图片下，竟然有我的署名。要知道我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多年，一些报纸、杂志、网站在使用转载我拍的许多作品时也没有我的署名，而这张只有一寸大小的图片下却工工整整写着我的名字。在他签名的扉页上只写了“非常感谢”四个字。在震撼之余，我感受到的是他对图片的肯定和我劳动成果的一分尊重，同时也感到自己握在手里的诗集是那么厚重。图片下方70多字的作者介绍简单而低调，唯一的亮点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他所在的学

秋风终于来了

(外一首)

张万平

西山脚下
那片茂盛的梧桐
那满树比巴掌还大的谎言
装扮成爱心的谎言
钱币一样诱人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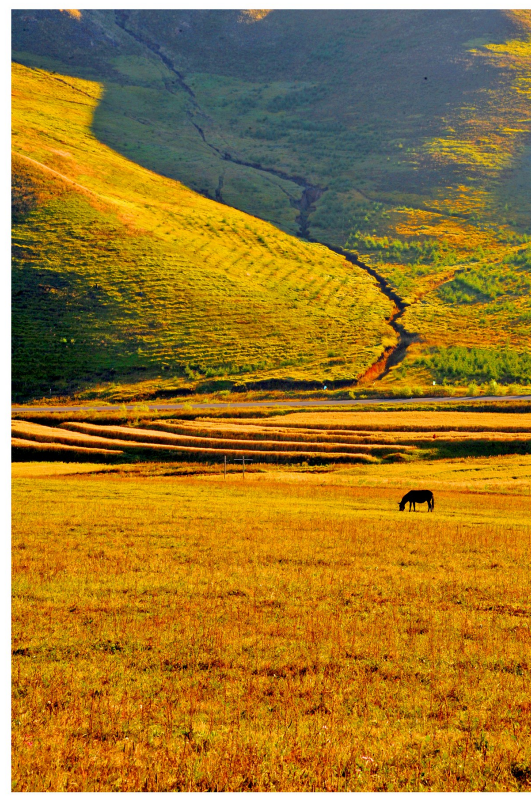
春天早有觉察
但它们依旧遮天蔽日地疯狂
夏天依然正直
风裹挟着雷电
也只是 一次戳穿

秋风终于来了
一波连着一波
挥动真实的长鞭
整夜劈啪作响抽打
有人疼痛得翻来滚去
我整夜莫名地兴奋
反复推敲一篇悼词

钢厂工人

最近钢厂工人的微信圈
都在传港珠澳大桥通车的新闻
好像是他们家的桥通车了
那一年神舟飞船上天
他们也是争先在朋友圈晒
我知道
那是因为这些工程用了他们的特种钢
可是我们平常用的锅碗瓢勺
好多都是用的他们的不锈钢制作
他们却熟视无睹

我只能说
这些钢厂的工人眼光太远
远达五湖四海
这些钢厂的工人心气太高
高到了九霄云外



家园
清风摄